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正骨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正骨

张安杰

正骨

张安杰^{*}

火辣辣的太阳好不容易坠落在西边的芦苇荡里，却依然不死心地把大半个天边烤得昏黄，蒸得整个鱼龙湖冒着湿热的雾气，又过了个把小时，才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天一刹黑，常贵就提着村里那把大如圆筛的铜锣，扶着村长离开了摆在堂屋正中的酒桌，顺着紧贴东山墙弯了三个弯的砖梯，登上了正骨堂的屋顶，田荷紧跟着俩人的屁股往上爬，手里攥着两个像她胳膊一样粗的夜明子花炮。

老爷子孙恒山留给常贵和孙孝成兄弟俩的正骨堂，看上去已十分的破旧，风一吹就散落着砖石的碎片，但有一湾清水绕着，后面又有很大的台子，紧挨台子是一个叶茂花艳的荷塘，远处一看，整个儿一片都遮掩在绿葱葱的芦苇荡里，透出一股子灵秀气。

^{*} 1961年生，山东青州人，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北京文学》、《十月》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

这些年，常贵和孙孝成一起操持这份祖传的家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两年前常贵又在正骨堂台子的东面盖起一座新房住了进去，房子很气派，明晃晃的亮。常贵叫孙孝成也住到新房来，孙孝成没有答应。二十年前，孙孝成的媳妇因难产，大人小孩都命归西天，剩下孙孝成孤独一人。从那天起，孙孝成就横下心，今生今世就不离开正骨堂了。

常贵和村长站在屋顶都伸长脖子吐着酒气，村长重重地打了两个饱嗝，常贵却放了一个很有劲的响屁。往西天一看，天边仍有一线光亮，天空像一个硕大的锅盖把整个鱼龙湖给扣了起来。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被晚风吹得沙沙作响，仿佛埋伏着千军万马。

村长，常贵把大锣往村长脸前一递说，开锣吧。村长，时候到了。

你敲吧。村长说。

我哪能行呢？村长。常贵更伸长了胳膊。

操，叫你敲你就敲。村长说完使劲吐了一口浓痰。

你敲锣，我点明子。村长说着从田荷手里拿过一支夜明子。那夜明子足有半尺长，裹着红红的蜡光纸。

常贵提着大锣，直挺挺的胳膊从村长脸前收回来时，另一只手紧握的木槌已在他的心里敲得山响。这是在七月十五鱼龙湖放河灯的时候，只有村长才能敲的铜锣啊！常贵的手很明显地颤抖起来。

常贵低头朝台子上一瞥，便看到通红的灶火，那是孝成哥正在熬制龙凤膏。每年的七月十五，孙孝成都要熬出一锅上好的龙凤膏来的。这时灶火正旺，拧着劲儿地舔着锅底。这

灶火烧在常贵的眼里，又从眼里烧到心胸。孝成哥啊，我常贵在鱼龙湖总算是个人物了。常贵心里念叨着，顿时来了一股猛劲儿，手中的木槌便抡了起来。

咣——咣——

噏——随着锣响村长手中的夜明子也腾空蹿出，在夜空划成一道弧线，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彩虹。

放河灯了！

鱼龙湖人欢马叫顿时沸腾了，男女老幼推搡着向船道拥去。扑啦啦芦苇丛里惊起一片片湖鸟，往天边飞去。

鱼龙湖紧挨黄河，却与黄河是两道水脉。黄河在这里急转了一个弯儿，便一头扑进了大海。鱼龙湖水源于龙河，方圆数十里，形状如鲤鱼尾，因此而得名。说起来这鱼龙湖既不同于西子，也不同于东平，各自一副面孔，湖中有田，田中有塘，塘中成河，一条条船道缠绕着一片片芦苇，蒲田荷塘交织相通，沟沟汊汊，碧水滢滢。全湖几百户人家，分住在几十个台子上，台与台虽有河汊隔着，芦苇挡着，却有小桥相通，碍不了鸡鸭鹅狗跳来蹦去，论起来也是百里之内少有的大村。古历七月十五放河灯，是鱼龙湖一年中最看重的节日，在大人心里这是诚心祭奠神农后稷，祈求平安日子和丰收的年景，在小孩子眼里那是煮着鲜鱼吃着嫩藕，挂彩灯，放灯船，嬉嬉闹闹解嘴馋，图个手急眼热。无数条船溜子挤满了船道，人们把早已蘸足油的河灯芯子小心点燃，手托河灯轻轻放入水中。那一只只河灯有的羞惭地抿着苞嘴，有的怒张着莲瓣，哪吒闹海、凌波仙子、牛郎织女、嫦娥奔月、三藏西行……大的如斗，小的似匙，红黄绿紫，千姿百态，晃

动着燃烧的火烛，顺着水波摇摇荡荡，眨眼工夫，成千上万只河灯在水面上汇成一片片，把整个鱼龙湖染得通红。这时候船道上溜子穿梭，岸上人山人海，锣鼓鞭炮震得天地发颤。这样一直要闹腾到深夜。

在孙孝成心里，放河灯这天是一个沉甸甸的日子。从老爷子孙恒山在世就沿袭着一个规矩，每年放河灯这天正骨堂都要借着全湖人的欢天喜地之气，熬制出一锅成色极好的龙凤膏药，这在他心里是比什么都有分量的。为了今天这锅龙凤膏，孙孝成进了伏天就开始用心忙碌，先是采购新鲜药材，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晾了又晾，有的碾了一遍又一遍，直碾得细如白面，七十五味中药材无一不是性纯味正的上乘货色。直至今天下午，他才提了那杆老爷子孙恒山留给他的金星戥子，极小心地称药配方：苍术三两，毛姜三两，荆芥二两，透骨草三两，桂枝三两……戥过后又用草纸包了才一一放入正骨堂药橱最上三排小屉里。这才费了一小时工夫，最讲究最费神的那还要算捕捉鱼龙湖里的那十几味活药，那可是非下大功夫不可的。每年孙孝成的肩膀都要为这晒暴几层皮。当头的要算到湖里逮野生白绒公鸡，那得划着溜子钻进蒸笼般的湖心，到芦苇里拉绳扯网，举着竹竿来回地轰，几天下来也难保逮住三两只。逮住的白绒公鸡，孙孝成还要百般挑剔，用手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有的红冠，黄嘴，眼睛溜圆，手一碰便哇噢一叫猛劲摔脖子，十足的精神气儿。孙孝成却把它扑啦扔到一边，再也不看一眼。外行人真看不出这里的门道，还以为孙孝成在玩弄啥花样呢。实际上这白绒公鸡有四爪和五爪之分，那四爪鸡再精神也白费，不能入药。

这五爪鸡着地的四个爪子里侧还直愣愣地长着一个短粗的小爪，短而粗壮，这才是活药中的一味，但希少可贵，十只八只挑不到一只。好不容易挑出的几只，孙孝成便提着，放到正骨堂后面苇田中的迷魂阵里。这迷魂阵是用苇箔围成的一层层圆圈，大圈套着小圈，足有七八层，一层高过一层，最外一层的苇箔高足有四尺，每层里都有白绒鸡最爱吃的蚯蚓、蚂蚱、蚰蜒等活食。放进来的白绒鸡翅膀用丝线束着，吃完里圈的食要想再吃就只得跳到外圈来，那可得跳过一层高过一层的迷魂阵了。七八只白绒鸡最终能跳到最外一圈的也不过就一只半只，那必是筋强骨壮的愣汉了。再就是要捉来百十只红头蜈蚣，条条长过一大拃，往大瓷盆里一放，任它们咬绞拧缠往死里厮杀。几天工夫破头的，断腿的，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最终捞出三十条囫囵囫圇、生生活活的来。还有那花盖毛蟹，这时候从羊角沟入海口沿小清河逆流入湖，刚刚长足了身量，肥得滴油，毛绒绒的蟹爪撞得叭叭脆响。要及早把编好的苇箔、葫篮下到港汊河道里去捉拿，嘟噜噜提了来，扔到清水里让它吐尽肚里的粘液秽物，就算是活药的一味了。还有蛤蚧、白花蛇、铁螃蟹、甲鱼……

三分配药，七分熬功。按方子配齐了药，就要看锅灶上的功夫了。上好的龙凤膏那可真得用心来熬，一分心神一分成色。熬好了可成极品，还真难信口喊出它的价码，急用了还真是千金难求。稀里糊涂熬砸了，膏药不光摊不到白布上去，贴到肉上不是粘不住就是揭不下，害得你白白的腿上像是涂了擦不净的狗屎。就为这火候上的功夫，孙孝成从八岁就挨老爷子打，老爷子专用那把翻锅的药铲扇屁股，一边

扇一边还大声讲扇屁股的理儿：正骨就得正人；正人，可就得正心；心不正，人就难正，人不正，那就得挨扇。也有那心眼比针鼻儿小，低头走路都想捡钱的人，捉来王八、蛤蟆一大堆，偷偷学着孙孝成的样子支锅熬药。乌烟瘴气大半天，手忙脚乱忙活下来，不光累出一身臭汗，还炖出一锅熏人的烂肉汤，要么是一锅刺鼻乌黑的锅巴。真正的龙凤膏滚沸在锅里，续什么柴禾，添什么药剂，从孙孝成往上数五代的祖宗，哪位不是用尽了一生心思。传下来续下去，到了孙孝成这里，这龙凤锅里煮得已是几辈子人的心血了。这里面能有点名堂？

太阳刚没了，孙孝成就点燃了锅灶。正骨堂药橱里最上三排小抽屉早已搬到了台子上，按药橱上的次序重新排好，蒙了白棉布，用哪味取哪味。灶旁的方桌上放着那杆金星戥子，每味药入锅前还要再戥量一遍。先入锅的是鱼龙湖的芝麻香油，清清凉凉大半锅。灶里燃的是新晾干的蒲草，弥散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先燃蒲草，讲的是慢火温锅，等锅里开始滚旋儿了，灶里便放进槐木墩头，让拧着劲儿的硬火催开香油，煎炸入锅诸药，待药入八成便改燃劈好的柳木条，温火慢慢熬煊，这也就到了最要紧的关口。

噏——噏——天空又簇簇地升起了夜明子，把整个天幕照得通亮，这时各路船道上的河灯已汇拢到了湖心，到了放河灯最热闹的时候。各路河灯都赛着劲儿地比，看谁的灯大，谁的灯精巧，谁的灯明亮，谁的灯游得远，谁的灯着的时间长。各路的锣鼓是赛着劲儿地敲，你比我敲得响，我比你鼓点儿多，敲的好听，打的有味，急得抡鼓打锣的壮汉满身的

肌肉乱颤，一个个使劲绷直脖梗。大地红在人堆儿里炸，夜明子成团地往天上蹿。孙孝成的龙凤锅正升腾着一团热气，也被夜明子染成红雾，弥散着把孙孝成笼罩了起来。孙孝成手握着药铲不停地在锅里旋着花儿搅动，药铲提起的时候都带起一条红褐剔透的药丝，被粘粘地拉长，膏药已明显地有了筋骨。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常贵这时正和村长喝到了兴头，常贵嘿嘿地笑，手攥着酒瓶斜眼瞅着村长。村长手里攥着一只鸡爪，一边唱着红楼，两眼却在田荷的脸上身上乱抓乱摸。田荷被抓摸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就往常贵眼前靠。常贵还是嘿嘿地笑，说，给村长满上啊。说着就把手里的酒瓶在田荷面前摇晃。田荷接过酒瓶刚要给村长倒酒，村长咧着的大嘴却陡然闭了，显出满脸的杀气，叭的一声把酒杯猛劲往桌上一墩，盯着田荷说，你咋是田海的孙女呢！

田荷被吓得倒退了一步。常贵还是嘿嘿地笑，从田荷手里接过酒瓶，我来给满上，村长。

当常贵和田荷拖着喝成死狗一样的村长往回走时，孙孝成正把熬成的龙凤膏浸入凉水里冷拔着，浸去火毒，才长长地喘了口气，端起了早就泡好的一壶凉茶。孙孝成显然对今天熬成的膏药心里有着十足的把握，当他把一排排小抽屉放回药橱时，昂头凝望祖上传下来的那块正骨堂横匾时，眼睛是那样晶亮有神。

孙孝成转身要往外走时，却看到了一对同样闪着光彩的眼睛，常贵笑着站在门口，看上去今天没有喝醉。

哥，我要重修正骨堂。常贵说着用手猛劲钹了一下油亮的头发。

孙孝成没做声，回头又看了一看横匾，猛地扔出一句，我要给田海治腿。

孙孝成的话，惊得常贵瞪圆了眼睛。

天空又升起了一团夜明子，借着一道亮光，孙孝成猛然看到站在常贵后面的田荷，泪水正从眼里涌出，顺着稚嫩的脸蛋儿淌成了两行晶亮的泪线。

正骨堂看上去像一位散了架的老人，风一吹便乱抖身子，雨一淋泥水就顺着屋檐往下淌。但顺着岁月的辙痕久久地寻了去，就能看到它昔日的庄严气派。虽是一座单面屋子，却比湖里一般的房屋高出一倍，四柱撑廊，飞檐起厦，青砖到檩，琉瓦盖脊，灰瓦铺顶，浑身上下透着古朴之气。正堂中间是分上下九排小屉的大药橱，褐底红字，按四气五味写了药名。正上方便是那块上书“正骨堂”三个大楷的木匾，木匾高二尺有余，长过六尺，用的是四指多厚的红芯枣木板。三个大字出自鱼龙湖的一名举人之手，虽然年岁已久，匾额上有了不少的麻坑，但整个大匾泛着凝重的光泽，字迹轮廓清晰，风骨遒劲，与正堂里的大药橱浑然一体，更显得古朴大气。

熬膏正骨是孙家祖传的家业，到孙孝成已是第五辈了。老爷子孙恒山自个儿掌门祖业时，孙家的正骨膏在鱼龙湖已是小有名气了。三天两头就有折胳膊断腿的病人，哼吆着被抬进正骨堂。老爷子孙恒山平日拉着长脸不见笑，但却是个地

道的善人。病人来了，不论是十冬腊月，半夜三更，听见病人就一骨碌爬起来立马收治，从不问担架上抬的是空有一双泪眼、手攥两把汗的穷汉，还是闭嘴唉哼、开口没钱的孤寡老人，他都热话暖语地宽慰，用尽心思地诊治。正了位，熬了药，快点回家养着吧。可怜天底下的穷人啊，病好了，痛消了就行了，还谈啥钱啊，多少钱能抵上一条命啊。就连穷得露着腚眼的叫花子，话说不成溜儿、摔死没人管的傻瓜呆子，他也从不小瞧，一样地看待。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是一条命啊，能叫他们痛死在街头？遇到那些长官老爷和腰缠万贯的老财等仗势人物，孙老爷子也从不叫他们前呼后拥的阵势吓住，脸拉得更长。在他眼里你都是一样的病人，给你贴上和叫花子贴的一样的膏药，赶快走道，该留多少钱留多少钱，多一个镢子儿不要，少一个镢子儿不行。有钱有势咋了？

老爷子孙恒山一生医治的病人像鱼龙湖的航溜子一样，来来去去数不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断腰的，断腿的，断胳膊的，断指头的，折腾的，裂肩的，碎膝盖的，损鼻梁的……但有一位病人却给他留下了终生的谜团，到死心里还是一团雾。那是老爷子孙恒山开始掌门祖业的第二年的夏日，正是六月伏天，大地流火，鱼龙湖像要叫太阳晒沸了一般，湖岸的马路上腾起一层厚厚的浮土。浮土热得烧手，鸡蛋扔进去都能烫熟。这天傍晚，孙恒山刚刚从湖里回来，热得一口气喝了三壶凉茶，还没等张口吃饭，院里便拥进一群人抬着一位摔断胯骨的病人。孙恒山一直忙活到半夜，病人才停了杀猪般的喊叫，泪莹莹的眼望着孙恒山。

孙恒山把磕头作揖的一家人送走，自己也一个大字倒在炕上睡着了。当他被嘭嘭一阵砸门声惊醒时，还以为天亮了。但睁眼一看满屋漆黑，他心里一紧，咋了，刚抬走的病人莫非又出了啥事？孙恒山趿拉着鞋就跑出去开门，门一开，当门竟是一头灰驴，正咳咳吐着粗气，驴背上驮了一副大褡裢，褡裢的两边都是黑乎乎的一团。孙恒山一时没有看清是啥东西，心正纳闷，这时从旁边闪出一条黑影，头戴一顶大得出奇的苇笠。孙恒山看不见来人的面孔，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苇笠。只听那黑影瓮声瓮气地说了句，孙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病人。就把褡裢从驴背上抄了下来，揽着紧走几步，扑腾就扔到了台子中央。孙恒山一下子蒙了，病人在哪儿，咋像装了地瓜用口袋盛着，伸手摸了一把软软的没觉出是啥东西。孙恒山这时觉得天出奇的黑，像涂了木炭，转身找那大苇笠，门里门外已是没了踪影，只听远处传来咳的一声驴叫。孙恒山顿觉脊梁骨嗖的一麻，心里咯噔一下仿佛被驴蹬了一蹄子。当孙恒山哆嗦着点了蜡烛一照，两眼惊得差点儿瞪裂了眼眶。这褡裢一边装的是一块大土坯，从另一边却骨碌碌滚出一个大肉球。天哪，这哪是病人，简直是深水潭里的一头怪物。孙恒山仔细一瞧，这肉球的两只胳膊往上蜷着，两只瘦手像松树根，使劲朝里勾着，成一个颠倒的八字。两条大腿向上翘起，紧贴肚皮，小腿朝天倒耷着高过了头顶，脑袋和屁股拱成一堆儿，脑袋恰好钻进了裆里。头发胡子粘在一起，整个脑袋成了一个毛蛋。病人往地下一放就骨碌碌旋着圈儿满地乱滚。孙恒山从小看着孙家病人进病人出，也算千奇百怪，啥样儿的都有，但还真是第一回儿见到这样叫人心里发毛的病

人。这肉球瘦得皮一抻老长，浑身是红红的伤疤，像爬满了蚯蚓。仔细再看，老天爷啊，蜷着的胳膊和胸脯，大腿和肚皮，凡是碰在一起的地方，肉都粘连在一起长成堆儿了。这是遭了啥难啊！孙恒山心里翻着个儿，猜这肉球一定有些来头。身子被作践到这个地步，藏在乱发中的两只眼睛依旧冒着刺人的寒光。从这点孙恒山断定此人脑袋没受大伤，又听到两声很清脆的咳嗽，就知道他还能说话。

这时候，孙家的中药铺还是两间低矮的草房，孙恒山把肉球放进药房，一连三天凭谁不让进门。他吩咐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到马路上扫起几车细细的浮土，捡出杂草柴禾，堆到湖边土地庙的院里，摊平了再让日头暴晒。又叫家人扯来一张满炕大的白布。每到了吃饭的时候，孙恒山都亲手喂肉球喝小米汤。米汤也是孙恒山亲手熬的，掺了几味中药，有一股参腥味儿，肉球一顿就喝三海碗。喝完汤，孙恒山就把肉球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地细摸，边摸边试探肉球的身世，又是咋落到这种地步。开始几天肉球两眼瞅地闭嘴不吐半个字儿。孙恒山知道这种道上人不会轻易信人，更不会随便亮底，就说，我孙家看病按说也有规矩，不分贵贱，不问身世，进了孙家门都是病人。治病救命才是我孙家的本分。但今日我问你，不是要刨你的底儿，只是见你伤残得怪异，又不知伤残的因由，一时拿不准医治的路数，用药动手心里都很难把握分寸。

听了这话，肉球才开口说话，要说我伤残的因由，那是先挨棍打，再挨鞭抽，终了被横着身子砸进了屋山墙上的一个盲坎，百天后就成了这般模样。今日拜到孙先生门里，求

的是割开四肢，医治残体，捡条活命。你孙先生要么为我治病，要么一刀把我宰了，我都心甘情愿挨你一刀。肉球咳嗽一声又说，我还得讲清楚，我被人打成这样，纯是活该，活该，我该死有余。孙先生你不用心慈，也用不着手软，是死是活，就看着动刀吧！

肉球一番血淋淋的话，倒叫孙恒山吸了一口凉气。来头不凡，好一条汉子。

孙恒山又对肉球说，我孙家只管接骨治病，不管别的，不过有句话还是该对你讲在头里，你这次浑身上下从我刀下走一遭，死过去就算我替别人清了你今世欠下的债，你可瞑目西去；活过来也该算是脱胎换骨重新投了胎的，前世的恩怨就该了了，一了百了。

一句话把肉球说得浑身一抖，两眼紧盯着孙恒山，慢慢地似有晶亮的东西在眼眶里滚动。

孙恒山赶忙又说，那你可要耐住疼了。

第二天正是暴毒的太阳。孙恒山吩咐人把一大缸烧沸了的药水抬进药房，自己提了一张磨老的扇镰便跟了进去。抬缸的人脚跟刚一出门，孙恒山咣当一声把大门死死地关了。

太阳正响时分，药房的门才吱扭一声打开了，人们呼啦一下子拥过去。

随着一股子血腥气，抬出来一条满身缠着白布直挺挺的汉子，嘴巴咧到了脸的一边，煞白的嘴唇还在哆嗦，牙关撞得叭叭直响。

孙恒山让人抬着汉子直奔土地庙。

孙恒山扒开那一大堆晒烫了的浮土，把汉子平躺着整个

儿埋了进去，只留一个脑袋露在外面。

当天夜里，鱼龙湖的狗像撵脚似的狂叫了一夜。天亮后，孙恒山烧开了一大缸药水，又吩咐人去土地庙把那汉子抬回来。

村人们说笑着走进土地庙定神一看，惊得嘴巴张得可囫圇填进大鸭蛋。土地庙院里只有那一大堆浮土，却不见了汉子。

神了，怪了，邪了，孙恒山一连几天心里烙饼一样翻腾，好一段日子，才被前脚来后脚走的病人忙活得占去了心思，慢慢平静了下来。

又过了个把月，孙恒山夜里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匹黑马在没命地追他，他跑呀跑呀，越跑，马越追，突然一头栽进了深渊。孙恒山被惊出一身冷汗，咯噔醒了，才听清有人在嘭嘭砸门。

孙恒山开门一看，呀，又是那头灰驴，又驮了一副搭裢，又是那个大苇笠。大苇笠一句话没说，又一胳膊抄下搭裢，跨上驴背就钻进漆黑的夜幕。又是老远传来的一声驴叫，才使孙恒山回过神儿来。

天哪。这次搭裢里不是装着肉球，是满满的大光洋，倒在药房的地上，白白晃晃的一大堆。倒空了搭裢，一边的口袋里还紧蹦蹦塞着一个一尺多长的檀木匣。

孙恒山打开木匣一看就愣了，顺手提起来的竟是两只木头做的小骷髅，一男一女，全身的骨头一块不少，仔细看看，每块骨头都是用桑木刻成的，关节磨得光光亮亮，用白白的丝线串了，颤颤晃晃，好似生活了一样，十分的精巧。木匣

的最底下，两只骷髅压着一本锦缎折子，面上用红线绣着五个字：龙凤膏秘方。这“龙凤”二字像字又像画，相偎相依，缠缠绵绵，飘飘逸逸。孙恒山眼睛一亮顺手就拿起了这本折子。

放着，不明之财锄子儿不能花，都把这个忘干净，就当没这回事儿。孙恒山反复地训导家人，自己却被那堆白亮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最终那堆光泽躺进了大药橱最下边的两个大抽屉里。转了年，一场洪水把鱼龙湖扫了个精光，大水退去就只剩下了全湖人空瘪瘪的肚子。过了不到俩月，能走能动的都逃荒出了湖，把老弱病残撂在家里眼巴巴等死。啥办法，天灾人祸，逃了一个是一个吧。隔三差五湖里就有人饿死，要么就是不忍再活下去投湖悬梁自寻短见。一阵阵无力的哀号，像锥子刺着孙恒山的心窝，他仰天叹气，我的膏药再好也不能当饭吃，救不了一条条将死的命啊！他哆嗦着双手拉开药橱那两个大抽屉。

鱼龙湖里很快炸出一条消息，孙恒山盖正骨堂，凡揭不开锅的人家都可去做小工，和泥抹灰，搬砖运瓦，动手就有粥喝，有菜团子吃，还免费诊病，锄子儿不收。

正骨堂上梁的那天，在湖边和泥的一帮小工急急火火抬进一个人来，是位年轻女人，浑身淌着泥水，头耷拉着，小腿肿得青紫，后面紧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哭得满脸鼻涕。小工们说这女人把孩子往他们的跟前一放，扭头就往湖里扎，费了半天力才把她捞上来。

孙恒山把那女人担了身子控净了水，又为她折了的小腿贴了膏药。那女人睁眼醒过来却无力地说了句，让我死啊，让

我去死。孙恒山一把把孩子拉到她跟前，说，瞧这孩子多精神，多有灵气，将来定有大出息，你舍得丢下他。一句话说得女人呜呜地哭起来。

那女人和孩子便是逃荒到鱼龙湖的常贵娘俩。从此，孙家的小工堆儿里又多了一位不停手脚的女人和一个跟脚的男孩。

湖里来做小工的愣头孩子就有一大群，一张张都是菜青色的脸儿，但还是改不了的皮筋，赛过泼猴，肚子里只要有了几口饭，就搅得满台子尘土飞扬。一个叫皮蛋儿的，个头瘦小却皮得邪乎，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常常找着荏儿地欺负常贵是个外来户，趁小常贵不备，夺过常贵手里的菜团子就往自己的嘴里塞。每次常贵都瞪着一对豹眼和皮蛋儿扭打，直打得满地上滚爬。遇上这阵势，孙孝成总是呵斥得皮蛋儿求饶，并偷偷匀给常贵半碗粥。常贵端着碗边喝边跟在孙孝成的后头，哥哥、哥哥地叫。常贵娘看着就鼓出两泡泪。到了夜里常贵就去药房里和孙孝成挤一个被窝。

孙家呼呼隆隆热闹了足有大半年，到了第二年芦苇拔节、荷花开放的时候，正骨堂完工了。芦苇、荷花簇拥着这间青砖到顶的高屋，鱼龙湖里一下儿增添了不少的威严。散工的那天，全村人齐崭崭地跪下给孙恒山磕了一个响头，村里一位曾在京城做过大官、告老还乡的举人亲自送来了那块《正骨堂》大匾，还非叫人扶着他颤颤抖抖的身子，亲手挂上了正堂。那年的七月十五，就是在正骨堂由孙恒山点着了开灯夜明子。

小工们都回家了。人们晒网织箔准备家什等着今年的收

成了。常贵娘俩却是无家可归的，常贵娘的眉头皱成了一疙瘩。

留下吧，不嫌弃就留下，叫孩子跟我学正骨，将来有了大志向再走不迟。孙恒山话没说完，常贵娘扑通就拉着常贵跪下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抬起头时已是一张泪脸。

孙恒山在正骨堂坐诊后，原来的两间药房草屋就成了常贵和孙孝成的天地，一盘炕上两只光瓢，两个嘴巴一块抢食，啃完了常贵娘端上的芦笋菜团子，再一块啃老爷子孙恒山扔过来的《疡医准绳》、《救伤秘旨》……

孙孝成二十六岁那年从老爷子孙恒山手里接过了正骨堂的钥匙，开始掌门祖业。孙恒山到最后才拉着脸捧出了那个檀木匣和那本锦缎折子，送到了站在眼前的常贵和孙孝成面前：正骨救命，须人正心正。悟性在心，看你兄弟俩的造化了。

孙孝成开始读那折子只是觉得有些味道儿，读着读着竟着了魔，捧着折子直愣神，天雷炸响也似没听见。痴了，傻了，呆了，折子里像有魔爪一把将孙孝成的魂儿抓了进去。急得常贵直跺脚，哥啊，你这是咋了？孙恒山暗暗地看着，拉着的长脸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

这龙凤膏秘方，由七十五味药配成，其中的五十味药竟和孙家祖传的方子完全一样，不光同样的药，连一两一钱也不差。叫人犯琢磨的是那多出的二十五味药剂，多数竟是鱼龙湖里的活药，连捕捉的时令节气、轻重颜色、挑选方法，都写得一清二楚，有几味大药还绘了药图。孙孝成反复看着方子，琢磨着药剂的药性，哪味不是活血祛瘀，消肿止痛，舒

筋活络，接骨续筋，提腐拔毒上好的药剂呢？又出自脚底下的鱼龙湖，唾手可得，这不是老天爷发慈悲吗？把孙家传方加上这些药剂，合乎药理，也合乎情理，看来也合乎天理的。这些药添得对，添得绝，比孙家传方胜过一筹了。更叫孙孝成服气的是那熬炼的灶火。孙家传方都是一把火着到底。这折子里可十足地讲究，先软后硬，硬后再柔，温、文、硬、炽、柔五把火候，入锅啥药，变啥火候，纹丝不得乱。药借火热，火催药性，直把膏药熬得滚油成珠。宝方，宝方啊！孙孝成捧着折子，把门一关，凭谁砸门都不理睬了。

三个月后，孙孝成照着秘方熬出了第一锅龙凤膏。他一棒把家里那只大黄狗的后腿砸折，复了位又敷上一贴龙凤膏。大黄狗老实了不到一个月，屁股后又掀起高高的尘土疯一般撵起兔子不回头了。

孙家龙凤膏的名声在鱼龙湖一下响了，像升上天空的夜明子，把正骨堂照得通亮光彩。

转年，天气大旱，大半年没下一场透雨，鱼龙湖一些小的沟汊都暴裂起硬皮，直到了阴历十月才有一场沙粒子雪借着西北风一头扑进了鱼龙湖。这时，一场灾难却像洪水一样把鱼龙湖吞没了。那年月老天爷不知挑错了人们的哪根神经，使人们发疯一样地闹腾起来。沙粒子雪刮过来的第三天，当上了村里民兵连长的当年的皮蛋儿田海领着一群男女，齐崭崭地站在了正骨堂门前。西北风把他们手中举着的旗子和胳膊上戴的红袖章吹得瑟瑟响。田海一声声地吼，像砖头一样砸在孙老爷子的头上。

你救过土匪，你知道吗！

那群男女都跟着吼，你知道吗！

你家有多少大洋？说！

多少大洋，说！快说！

田海瞪一眼孙孝成，你这个土匪崽子。又瞪一眼常贵娘俩，盲流，一窝子黑货。

接着一群人把正骨堂一通猛砸，药橱裂开，中药撒了一地，正骨堂大匾被咣当扔到了屋外，一会儿就铺满了白白的雪粒。混乱中一位女青年好奇地打开放在药橱上的那个檀木匣，当她提起那两堆白晃晃的东西时，一对小骷髅竟调皮地把身子向她使劲一抖，像扭了一个漂亮的秧歌。

啊——女青年当场被吓得面如纸色，差点背过气去，哗啦一声，骷髅又钻进了木匣。田海一步跨过来，照孙恒山就是一个耳光，孙恒山拉着的长脸顿时迸起五个红红的手印。

孙恒山被簇拥着往外走时，扑上来撕扯的常贵娘，被迎头泼来的一桶洗衣水浇了个透湿。一家人都蒙了，不明白鱼龙湖着了啥魔法，六亲不认了。孙孝成无力地蹲在了地上。常贵眼瞪着被封死的正骨堂大门，拳头攥得叭叭脆响。正骨堂被两条白纸打上了一个晃眼的大叉儿，上面写着：

造反自有壮骨

革命无需吃药

到了晚上，常贵娘一上炕就发起高烧，牙关撞得生响，满嘴的胡话。孙孝成急得溜溜乱转，眼巴巴望着正骨堂那个刺

眼的大叉儿。常贵跪在娘跟前，沙着嗓子哭，娘，娘啊——

到了深夜，孙恒山才拖着身子回到家里，进门一看便冲孙孝成和常贵大骂，两个混账东西，还傻愣着干啥？这是今天孙老爷子第一次开口。孙恒山一肩就撞开了正骨堂的大门。

沙粒子雪又整整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混混沌沌的常贵和孙孝成被屋外嘈杂的声音惊醒，睁眼却不见了老爷子孙恒山。田海正带着那群男兵女将闯进了正骨堂，要擒拿吓昏女青年的檀木匣里的妖怪，进了门却见到了让他吃惊的阵势。正骨堂大门的两个大白叉儿已被沙粒子雪打成了碎片，放在药橱上的那个檀木匣没了影儿，迎头看到的是孙恒山两眼射出的一道冷光。孙恒山直挺挺站在一个高高的木凳上，一根麻绳死扣儿套在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了粗粗的榆木梁头。

田海被这道冷光抓得心里起毛，满脸发烧，一下子被羞怒了，大骂，少拿这套瓢把子架势吓人！跟着的男女立马大声起哄。田海借劲儿飞起一脚，把孙恒山脚踩的木凳踢出老远，孙恒山扑啦一下像秤砣一样吊在了梁上。

就在木凳飞起的同时，仿佛田海的小腿也隐约发出了一声闷响。当常贵和孙孝成呼天喊地地把孙老爷子从梁上抢下来时，站在一边的田海却像木桩一样不能动弹了，满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孙恒山眼睛睁开了条缝，看了一眼田海，喘吁吁地对孙孝成说，给……他……正……骨。

放屁！田海红着脸朝地上喷出一口唾沫，拖着一条腿出了正骨堂。

一连几天孙恒山都被押去游湖，绑着双手跪在溜子上，脖

子上吊着正骨堂的大木匾。西北风刀子一样割着他苍老的脸膛。人们远远地站着，望着孙恒山的乱发在风中一抖一抖，便偷偷地低头抹把眼泪。人们心里都罩着一团雾啊！

几天下来，孙恒山觉得自己已经耗尽了身上仅有的一丝气力，魂魄像游离了自己的躯壳，在寒风中飘浮着。那天，太阳早早就缩着脖子躲了起来，打着旋儿的西北风把枯萎的芦苇吹得瑟瑟乱抖。孙恒山游湖的溜子被搁浅在了正骨堂后面的一个荷塘，塘里的荷叶像破布一样浮在水面，在风中打着唿哨。溜子撑不动，田海和几个人也被困在了这里，急出了他们一身的焦躁。这时不知谁说了句，让他下塘采藕。天哪，这存心是要孙恒山的老命啊，冬天采藕，连壮汉都犯怵，喝了烧酒还得穿上厚厚的牛皮袄，何况是已散了架的老头子。孙恒山没动。其实早已浑身麻木的他是不会畏惧一潭死水的，是木滞滞的耳朵根本就没有听见。

田海绷着一条腿挪了过来，蔑视的眼神看着孙恒山，不是想死吗？咋不动弹了？你给我睁眼看着，熊蛋，我下来，你也滚下来。说着自己掀着那条伤腿要往塘里溜。

不行！你骨折未愈，遇寒生疽，性命难保。突然孙恒山像用尽全身的力气冲田海喊了起来，倒把田海吓得一愣。

扯你的淡吧。田海借着犟劲儿真的溜下塘去。这里，孙恒山也被人扑腾掀进了冰冷的荷塘。

到了夜里，孙孝成和常贵抬回家一个冰人儿。

天未放亮，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从孙家台子传出，飘荡在鱼龙湖灰蒙蒙的晨雾里。孙恒山真的死了，他没有死在正骨堂，而是直挺挺地吊死在正骨堂后面紧靠荷塘的一棵歪枣

树上。他是不愿意正骨堂沾上死人的晦气。孙孝成和常贵哭喊着把老爷子放下来时，孙恒山已是通身冰凉。孙孝成在老爷子身上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一看是那个檀木匣，用白布裹着横捆在腰间。也在这一天，常贵娘突然大叫一声疯了，嘴里念叨着什么，抱着檀木匣满台子乱转，任人再不理睬。

孙家一下子没了元气，刺骨的寒风中正骨堂簌簌地掉着碎片。哭透了的孙孝成蜷着身子，呆呆地发愣。多少次瞪着一对豹眼的常贵噌一下抄起菜刀，却被孙孝成死死按住。哥啊，我老实的哥啊。常贵蹲在地上便狠狠地捶自己的脑袋。

二十年以后，鱼龙湖人对这些往事的记忆已被滚动的日头碾碎，深深沉进湖底。日子沉甸甸地过去，正骨堂的大药橱前便有了深深的沟槽，金星戥子上那根柔软的牛皮系子，把孙孝成右手的指节勒出厚厚的硬茧，连那把黑亮的药铲也磨去了寸把长的一截儿。孙孝成和正骨堂都真的老了，龙凤膏的名气却愈发响亮，像六七月的芦苇，一天一个节地拔着高。这时的龙凤膏早不单是接骨治伤的偏方了，那可是响当当的祖传名药。散毒的，理气的，活血的，化瘀的，疗伤的……分门别类，是啥症候敷啥膏药，必是药出奇效，绝不儿戏。在鱼龙湖老少的心里，孙孝成早已是神医了。得病受伤不愿出湖，定来正骨堂。看到孙孝成的一张脸，就会想起孙恒山，也就先有了几分宽慰，倒不是因了爷俩一样的模样和脾气，而是想到这龙凤膏是地道的正宗老字号，贴在身上心里就踏实。遇到湖外的陌生病人慕着名声而来，心里没谱儿。但进到正骨堂搭眼一瞧，呀，百年老店了吧！一脸的惊诧，疑惑顿消，也就铁了心地留下来治病。龙凤膏名声一天天地长着，正骨

堂就多了不少风风光光的事情。孙孝成对治病以外的东西从不理睬，吊着脸不吭声，权当没有这档子事。好在还有常贵，这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由他去应酬。几年前的一个早晨，鱼龙湖拥来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的，一看就知道来头不小，都是上面的头头脑脑，乡里的、县里的，听说还有更大的官。但这些头头脑脑们都围着一个年轻人使着劲儿地陪着笑脸儿，显出十足的殷勤。那年轻人一身的洋气，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女人。年轻人进了鱼龙湖，不看景，不溜船，径直寻到了正骨堂来。这时村长和常贵被那些头头脑脑们指画得团团乱转，满头冒汗。年轻人围着正骨堂转了一圈又一圈，在正骨堂里盯住那块木匾和大药橱，好半天不肯挪步，用那白嫩细长的手轻轻地摸着一个个小药屉，还不时向孙孝成问一些听来十分奇怪的话。直到黄昏，年轻人才极小心地问孙孝成，让我在这里住一夜吧。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眼神儿。

这一夜年轻人通宵没睡，拉住孙孝成说了一整夜的话。天亮时，年轻人正正地跪对着正骨堂的大木匾磕了三个响头。

第二天，头头脑脑们让常贵在他的新屋里摆了席。席间年轻人提出一件事儿，要把他带来的一个骨灰罐埋在正骨堂的后台子，再捐出一笔钱修整正骨堂。年轻人说这番话时，仿佛没理睬那些伸直脖梗的头头脑脑，而是眼睛只盯着孙孝成。在座的人一听到年轻人要捐的钱数，当场就惊得瞪亮了眼睛，村长端着的酒杯竟掉到了地上。村长涨红着脸，嘴唇明显地有些哆嗦，这好，这好。

所有的人都盯住了孙孝成。孙孝成却一脸的正经，黑亮

的眼睛滚动了几下，灰罐可以埋，了你一个心愿，但钱不能收，我孙家没有要赏钱的规矩。

饭后，一堆人围着孙孝成沸沸扬扬地好一通劝叨。孙孝成板着脸面还是那句硬邦邦的话儿，没这规矩。

最后，年轻人把一个用红绸包着的骨灰罐埋在了正骨堂后台子的一个角上，把那笔钱留给了村里。这件事，足足让鱼龙湖的老老少少念叨了好几年，孙家前辈子保准是积了大德呢……再后来村里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很像样的小学校，整个鱼龙湖的小孩都在这里仰着小脸儿读书。每年常贵都会被学校请神一样地请了去，然后抱回来一块大彩匾。现在常贵的屋里已有好几块这样的彩匾。常贵也自然成了鱼龙湖的体面人物。漂在湖上他把溜子撑得飞窜，走在岸上，迎脸的人远远就为他让路，还陪着满脸的笑，生怕碍了他的步子，冲了他的喜气。有了正骨堂的名分，常贵果真就有了不少的架势，三天两头仰着醉脸招招摇摇地进进出出，惊得湖里的鸭子呱呱乱叫。这几年的七月十五都是常贵站在正骨堂屋顶上抡响的开灯锣。

在鱼龙湖一天天长着身价的常贵，却一丝也没有减少他对二十年前那个冰冷夜晚的彻骨痛恨。那天的沙粒子雪沉积在他心里始终没有化去，而是越积越重，越积越硬，成了塞在心底的一块大冰坨。三年前，常贵就把正骨堂后面的那片荷塘包了下来，一连三年一个藕瓜不许采，让藕节随心窜权，越窜越密。逢到夏天芦苇拔节的时候，塘里便涌出团团簇簇的荷花，一年艳过一年，似燃烧的白烛。二十年前那个傍晚，孙老爷子孙恒山被掀进的就是这片荷塘。孙恒山游栖了一生

的鱼龙湖最后留给他的刺骨的记忆，狠狠地凿进了常贵心里。每到了这天晚上，常贵都拖着孙孝成将亲手扎制的河灯燃放在这片荷塘，红红的河灯游荡开来，已经败落的荷莲仿佛又张开了如血的花朵儿。这时候，他总被那冰坨压得心慌，窝着的寒气，冲得脸色苍白。去年春天，常贵又和村长喝着酒喝着红楼谈妥了一件事，包下了湖里好几个大台子种植草药。常贵就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在湖城招工，按钟点干活儿，按月发给工资。来找常贵报名的姑娘小伙儿一下子挤满了常贵的新屋，叽叽喳喳大半月才慢慢消停下来。当鱼龙湖下起第一场春雨，常贵和村长刚扔下手里的酒盅，村长一拧脖子像受伤的公鸡吼了起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时门口闪出一片红色，一个湿漉漉的姑娘怯怯地走了进来，两人使劲挤挤粘着的眼皮才看清竟是田海的孙女田荷。

似一朵轻云刚出岫。村长佝偻着头盯着田荷在心里继续唱着红楼。

常爷，田荷叫了一声，向前挪挪步子，声音小得可怜，我要给你干活儿。

常贵这时才愣过神儿来，不禁问了句，你才多大？

十四。

这么小出来干啥活儿？

我要挣钱，给我爷治腿。

活儿累着呢，你吃得消？

吃得消，常爷，我听你的，干啥都行。

干啥都行？

干啥都行，我听常爷的。

你爷他愿意？

嗯。

屋里突然静得出奇，能清晰地听到外面沥沥的细雨。常贵的眼睛突然一闪，像对啥有了兴趣。

常贵又问，你爷的腿还没好？

嗯。田荷应着，眼里就有晶亮的东西在滚。

那你不上学了？常贵又问。

田荷不应声，呆呆地站着，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不上学了？常贵还问。

田荷还是不应，小巧的嘴巴紧紧地咬住了嘴唇，两串眼泪淌在了白嫩的脸上。

屋里又是一阵死静，常贵盯田荷，眼里射出一道冷光，猛不丁格嘣一声脆响从常贵攥紧的手中蹦出。

田海你作孽啊。常贵心里恨恨地骂。

常爷。常贵听见田荷带着哭腔的喊声才回过神儿来，但见田荷正用一双泪眼痴痴地望着自己。突然田荷猛地转身跑出了屋子，留下了一股湿漉漉的潮气。常贵只觉得田荷的红袄在眼前晃动了好半天。猛然间常贵嘿嘿发出了一阵吓人的怪笑。

这天的春雨淅淅沥沥直下到天黑。

几天后，田荷真的被常贵招工了，常贵笑着说得明白，不要田荷去种药，而是专门侍候他瘫躺在床上的老娘。连常贵自己也没想到，田荷眨着黑亮的眼睛，答应得那样脆快，常爷，我听你的，干啥都行。从那时起，这正骨堂的台子上每天从早到晚就有了田荷忙碌的身影儿。常贵娘常年躺在床上，

偶尔能在一把大木椅上靠一会儿，也是眼不睁，口不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拉屎尿尿自己都不知不觉，拉了屎，回头抓起就往自己嘴里填。但不管白天黑夜，躺着靠着，手里总紧紧抱着先前正骨堂的那个檀木匣，谁要一碰，她就发出一种古怪的叫声，疼得你浑身暴起一层鸡皮疙瘩。

田荷还是孩子，像七月刚出塘的藕瓜一样鲜亮。好几次常贵娘把屎尿抹在她脸上，难为得她直哭。田荷脸上流着泪，但还是柔声细语地喊着老奶奶，老奶奶，喂饭喂水把屎把尿把常贵娘侍候得里外舒坦。

看着娇小的田荷，喝足了酒的常贵也会觉得像猫抓心肝一样难受。这时常贵就绕过正骨堂，对着后面的土台恨恨地骂，田海，你这头瘸驴，别忘你尅过蹶子啊。当他转过身时，总会看到孙孝成一双火辣辣的眼睛。

这些年对田海来说，如同从心窝里抽丝，小腿骨时常如锥扎针刺痛得他心窝打颤。他悔啊，恨啊，也只有怨恨自己，恨不得一砖头把自己发昏的脑袋砸碎。二十年前他飞起的一脚，不光踢飞了孙恒山的命，也踢飞了自己一家安稳的日子，这就像自己给自己的心捅上了一根钝刺，在慢慢滴着鲜血。起初小腿只是一阵阵胀痛，渐渐的伤腿变得不听使唤，有时麻木，不像长在自己身上，走路时不时打起软腿。遇到下雨阴天痛起来就钻心。几年过去，肿胀的伤腿干瘪了下去，好大一块皮肤变得像结了黑疤。这时候不论阴天晴天，说痛就痛，痛起来田海的额上就滚落下黄豆般的汗珠，大牙咬得直响。伤腿简直成了田海身上的一条毒虫，吸尽了他的精神气，剩下

的只是一张黑皮。老天爷仿佛对田海有了没完的仇恨，就在他真的不能走路的那个冬天，他的独苗儿子红着眼圈望着他额上一阵阵冒出的虚汗，一把拽起儿媳就进了湖里，去破水拿鱼，要在饭桌上给田海添个补气血的汤菜。没想到，儿子媳妇却双双钻进了冰窟窿，撇下了不满周岁的田荷，满脸黑紫地哭叫在他的怀里。日子一天天地挨过来，家里的元气也被一点点耗尽。田海的老婆早被拖累成了一截风干的朽木，咬着牙关强撑着这个家。早早懂事的田荷含泪偷偷离开了她心爱的学校，凭田海怎样捶胸瞪眼吼破嗓子，她总是滚着泪顶上一句，你想累死俺奶。把田海刚想骂出的话憋在了嗓眼儿。田荷退了学便下田割苇，下湖捕虾，撑溜子捞猪草，照河头，白天黑夜地干起了大人的活儿。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常常累得晃晃荡荡，有时连人带苇一起摔倒在田里，夜里昏昏沉沉地说胡话，眼见着小脸就瘦了下来。田海那个疼啊，心里一剜一剜的难受。我不能瘸了，我不能瘸了。田海发狠似的捶着伤腿，格嘣就咬下了半个大牙。于是田海又拖着一条腿镇上、县里、省城，大大小小十几家医院跑了好几年，结果只是把仅存的一点家底倒个精光，回来后多了的只是腋窝里再也丢不开的那只木拐，还有他心里彻底的绝望。他痴痴呆呆地望着鱼龙湖漫天摇荡的芦苇，久久地干嚎。

这几年，眼见着鱼龙湖的日子一天天变得殷实富足，田海心里像猫抓一样犯急，多少回深更半夜他仰头哭喊，老天爷，你为啥扯住我不放啊！让我站起来吧，站起来——这哭喊连同他瘦小的身子都被鱼龙湖漆黑的夜吞噬得精光。他的心一下变得空落和死静，恍恍惚惚仿佛钻进了眼前起伏的苇

荡。每到这时候他都会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喊他，让他去一个地方，一个咬着他心尖儿二十多年的地方——正骨堂。他多么想把自己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敞开嗓子喊着痛，堂堂皇皇进到正骨堂，让那神奇的龙凤膏束住附在身上的毒虫，除尽这彻心彻骨的疼痛。可为啥偏偏我是田海，田海就是我呢？老天爷啊，难道这就是报应吗？痛吧，让它痛吧，烂掉腿我也是进不得正骨堂的。多少次田海也曾被可怜的老婆和田荷苦劝的泪水泡软了心肠。去正骨堂吧，或许还能捡回咱安生的日子。可当他远远望见被芦苇遮掩的正骨堂高翘的飞檐时，田海连同那拄着的木拐便抖成一团，再也不肯挪动半步。

孙孝成每当看到稻草人似的田海沿沟边走，一颠一颠的样子便直晃他的眼睛，那一摇一摆的木拐倒像戳在他的心窝，使他从心底冒出无端的烦躁。就孙孝成看来，在正骨堂的屋檐底下眼睁睁看着病人颠过来颠过去，直颠成了一个挂拐的瘸子，还从未迈进过正骨堂半步，也没贴过一贴龙凤膏，这可真是对孙家老祖宗的羞辱。连瘸子都躲着门走，这正骨堂咋还称得上正骨堂，我孙孝成咋还担得住祖上传下的名分。孙孝成烦来烦去还是烦到田海身上，看你英武成啥样了，还英武？太阳落了，野鸭子都把你当成蒲草偎窝。你英武，咋就没胆子走进正骨堂来？你有能耐吹牛腩，就没能耐看牛下崽了。孙孝成真想像捆猪一样把田海拥进正骨堂，他多少回想找常贵帮忙，但每次都仿佛从常贵瞪大的豹眼里看到了他心里的那块冰坨，便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孙孝成也曾去求过村长，村长从格蹦蹦着鸡爪的嘴里喷出一串肉沫，你

吃饱了撑的。把孙孝成餓一个趔趄。他真不明白，人们为啥把该记住的东西记不住，该忘掉的东西又紧紧把住不放，谁不是喝着鱼龙湖的水、吃着鱼龙湖的虾长大的？犯得哪门子餓啊！孙孝成长长地叹气，他可怜的是那懂事的田荷闺女，这个年龄还该在学校读书啊。孙爷。他每次听到田荷这带着哭腔的喊声，心就猛地一紧，他知道这准是田海的腿又疼急了。可气的是当孙孝成跟着田荷一路小跑来到田海家时，见到的却只是正在干号的田荷的奶奶，田海早不知钻到那条缝里去了。孙孝成恼啊，心里大骂，田海你这混蛋，有能耐你一头撞进湖里，死出个样儿来看看。

田海被抬进正骨堂是今年放河灯后第六天的正晌。

去年的这个时候，田荷从春到秋已侍候常贵娘小半年，从常贵手中领过几回工资。田荷把工资交给田海时，田海心里就滴血，几张钞票竟压得他双手打颤。后来田海用这些钱包下了一片小池塘，扎起苇箔墙养了甲鱼。每天田海都拄着木拐守在塘边，一边眼巴巴看着塘里懒洋洋游动的小东西，一边打发着灰蒙蒙的日头。有时他酸楚的心里也会浮出一丝甜意，那是看到远处走过来的田荷、自己一天天长大的懂事的好孙女。这时候他空落的心里才会鼓起一股儿活着的劲儿来。

到了今年秋天，塘里的甲鱼已长成了巴掌大，噗噗吹着气泡。田海依旧每天守在塘边。

今年的雨水大，进了七月天老爷像有流不完的眼泪，眨眼就是一场。湿淋淋的一连好几天，倒把常贵憋得心里发慌，他和村长拍空了脑袋也没寻出有啥乐子。当忙进忙出的田荷在眼前闪过时，常贵和村长两人的眼睛才猛然一亮，同时想

到了田海养的甲鱼。吊王八羔子去，炖了喝酒。

今天田海早早就来到了甲鱼塘。田荷出门时嘎吱一声门响，他便彻底醒了。夜里做了一堆的梦，搅得心里乱糟，他索性穿了衣服，摸过木拐就出了门。

田海坐在土台上，土台是冬天堆放苇子的地方，现在是一层密匝匝的青草。田海家的甲鱼塘就紧挨着土台，坐在台上就把塘里看得真切。这土台离正骨堂不远，但有高高的苇荡遮挡着，看不到正骨堂一点儿影子，田海这才心里踏实，低头无聊地看着一堆黑蚂蚁在争啃半截青蛙的大腿。田海看了一阵儿就仿佛觉得这些蚂蚁爬到了自己身上，在他腿上乱爬乱啃。他一把抄起木拐想把眼前的蚂蚁捣进泥里，但一想又觉得这些小东西可怜，纷纷扬扬啃的只是死蛙的臭肉。田海仰头叹了口气，这时他看见不少甲鱼从水里爬出来，在塘边晃动着笨拙的身子。田海心想，今日还有大雨。

一串清脆的笑声，像摇响的银铃，随风飘过来灌进了田海的耳朵。田海猛的一愣，是荷儿，是我的荷儿。田海看见一叶溜子顺着河汊向这边驶了来，撑杆的正是自己的孙女田荷。

田海的心口像被啥东西猛地搅了一下，立马有一股热浪升腾起来，直涌上头顶，要从眼眶里鼓出。荷儿啊，爷的好闺女，在爷眼前咋见不着你这样笑啊，爷下不了狠心去死，不就是要见到你有一张笑脸吗？

爷——田荷一喊才使田海回过神儿来。只见常贵和村长已站在塘边，常贵的手里提着一只鱼篓。

田荷跑上土台，蹲在田海跟前，一边捡起旁边的木拐，用

手抹去沾着的几块泥巴，一边望着田海，一双大眼里飞出一片霞彩，映得田海灰浊的眼里也闪出了光亮。田荷这些日子显得高兴不单是因了侍候常贵娘的活路儿已得心应手，老人身上恢复了不少的生气，更要紧的是放河灯的那天夜里听到了孙孝成那响亮的一句话，我要给田海治腿。就是这一句话在她心里整天整夜地翻着跟斗。

爷，今年秋肥，甲鱼准卖好价。

爷，常爷来逮几只甲鱼，你别心疼啊。

爷，早点回家吧，回去躺下歇着，爷——

.....

田荷一声接一声，直喊得田海心里七上八下地翻滚儿。

常贵和村长只顾在塘边钓甲鱼。今天闷热，甲鱼爬得满塘边都是，弯腰就可捉到。常贵和村长偏偏生出花儿地找乐子，非得用鱼钩钓。鱼钩上别着小鱼，手抻着丝线，让小鱼直撞甲鱼伸出的尖尖的头顶。当被惹恼了的甲鱼一口吞下小鱼的同时，也被高高钓起，悬在空中像一把晃荡的小铜锣。这时村长乐得直龇黄牙，待会儿要和常贵喝个小辫朝天，还得吃上鱼龙湖里的看家菜甲鱼炖白绒鸡，他早就听田荷说她家的甲鱼顶盖儿肥了。

常贵提着鱼篓走到田海跟前，把一张百元大票插在了田海木拐的一道裂缝里，又要过村长用丝线吊着的一只甲鱼，吧唧扔在了田海跟前，拿回家炖了它，补补你的腿。

田荷把溜子撑走了不多时，天边就涌起一股黑云，正气势汹汹地向这边滚过来。一股无名的乱糟在田海心里久久不肯散去。木拐上那张大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仿佛有啥话要

着急地和田海说。那只仰在地上的甲鱼，索性停止了它笨拙的徒劳，缩着脖子，纹丝不动了。刚才田海把它嘴里含着的鱼钩取下时，它嘴里又冒出一口紫血。塘里的甲鱼长到这般大，田海还真没舍得吃一只，不管田荷怎么好说歹劝，他总是看着田荷的小脸儿一声不吭。看到甲鱼尖尖的嘴上叼着的那朵儿紫红，田海又可怜起眼前的这个小东西来了，心里疑惑，甲鱼能下得深海，可长寿万年，力可驮碑，但一旦仰落在地上，咋连自己的身子也翻不过来呢？

突然一阵大风碾着无边的芦苇荡直向土台扑来，田海的木拐一下子被吹出老远。田海浑身一抖，但见乌云早已滚过了头顶，天塌了似的从西北面压过来。当闻到了一股子水腥味的同时，也听到了一片沙沙的响声。田海连忙手撑着地挪挪屁股，一手抓过滚远的木拐，另一只手托起那只躺在地上的甲鱼。回家吧，回你的塘里去，不该躺在这里的。田海心里念叨着，迎着风吃力地向塘边迈着步子。到了塘边，田海挂着的木拐已抖得厉害，就在他隔着苇箔墙伸手要将那甲鱼放进塘里的眨眼工夫，那缩着的甲鱼头却猛然弹了出来，发狠似的一口咬住了田海的拇指肚儿。田海只觉得一股钻心的疼袭来，身子猛地向木拐一边倾倒，顺着土台的高坡向塘里栽了下去。

爷——他朦朦胧胧听到远处的一声喊叫，眼睛里呼一下拉上了一道黑幕。

田海再次睁开眼时，看到的是正骨堂上那合抱粗的榆木梁头。田海像被蝎子蜇了猛地一抖，浑身又滚出豆大的汗珠。他赶忙闭上眼睛再也不想睁开。闭着眼他脑子里又闪出孙恒

山悬在梁上的黑影儿，两眼的绿光盯得他浑身发毛。

啪！孙孝成抡起胳膊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田海的脸上。田海脑子里猛然炸响一个霹雷，紧闭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

爷——田海缓过神儿来才看清浑身透湿的田荷伏在眼前，一张小脸蜡黄蜡黄，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旁边还站着五六个邻居。这时，他才彻底清楚自己真的躺在了正骨堂，那条伤腿也正痛得彻心彻骨。

孙孝成一双眼睛瞪着田海，硬邦邦地扔出一堆话，田海，你竖起耳朵听清了，当着村里人我把话儿说透，今日你进了正骨堂，就是我孙家的病人，拔毒正骨、治病救人是我孙孝成的本分。我孙孝成不管你是两根腿的鸭子还是四根蹄子的驢驴，你都得耐着性子等我把腿给你治好了，你站着走出这正骨堂，这就算你田海敬奉了我孙家祖宗的名分。要是我孙孝成没本事治好你的腿，我孙孝成就是鱼龙湖白吃东西的大嘴蛤蟆。要是你田海再依着性耍英武，硬要把那陈芝麻烂谷子憋到阴间去，死活不贴孙家的龙凤膏，那你现在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话挑明了，就算我孙孝成在你田海身上倒了牌子，我现在就叫大伙儿把你抬走，免得日后我孙孝成落下不明不白的冤名。

一番话把众人都说红了眼圈儿，围着田海就劝起来，孝成哥话都到了这份上，你还掂量个啥？不为你自己，也得为孩子，你看田荷这闺女叫人心疼。

爷——田荷湿着头发拱进田海的怀里，肩膀一耸一耸。

田海干瘪的脸，先是难看地扭动了几下，猛地迸发出了吓人的哭号，凭大伙咋劝，越哭声越大，直哭得变了调儿，最

后干张着大嘴没了一点声音，满脸的鼻涕眼泪，浑身瘫软在床上，像只放了血的死羊。

正在和常贵喝酒唱红楼的村长，竖起耳朵听了一阵，败兴地猛一甩酒盅，夜猫子进宅没他娘的好事。气呼呼地迈着鸭子步走了。常贵反常地一动没动，手中紧攥着桌上的酒瓶，歪斜着脑袋，一对豹眼愣愣地死盯着屋角。直到天黑，常贵才吐着酒气，踉踉跄跄走出台子。这一夜鱼龙湖的狗狂叫到天边放亮。

当忙碌了一整夜的孙孝成迈出正骨堂的门坎时，一对布满血丝的豹眼正迎在门口。

哥，咋能叫他进正骨堂？

他是病人。

哥，他是只丧鸟，把他轰走。

正骨堂哪有这个理儿！

他个别。

他咋个别？

他欠老爷子一条命！

正骨堂只管治病，不扯连别的，老爷子立下的规矩呢。

他穷得裤裆里跑风，拿啥给钱？

孙孝成没有再搭理，躲开豹眼端着一只药锅走到台子上。

这时正骨堂里扑腾一声，像粮袋撞在地上。常贵跨进正骨堂，看见滚落在地上的田海正拿一对辣眼看着他，身子伏在地上，一起一落地大口喘气，紫黑的嘴唇使劲地哆嗦，我来正骨堂，就是要叫孙老爷子唤小鬼来拴我哩，常贵。

田海半人半鬼的话让常贵吸了口凉气，不觉倒退了一步。

这时又听到田海手里哗啦一响，抖开了一张钱。常贵一愣，他认出就是他别在木拐上的那张百元大票。

我有钱，我有钱，常贵。你看，我有钱呢，嘿嘿。田海嘴里发出了一阵瘆人的怪笑。

自从田海进了正骨堂，孙孝成拉着的长脸就没了一丝表情，谁都不想搭理。察色按脉先辨阴阳。一连几天，孙孝成先是瞪眼盯着田海的黑脸，又从黑脸转到伤腿，眼珠不转，眼皮不眨，一盯半天，像要把那伤腿的皮肉一层层地剥开看个真切。然后又双眼微闭，一手按脉，一手托住伤腿，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反复地揉摸，拇指肚儿轻揉地画着大大小小的圆圈儿，身子纹丝不动，活像打坐的禅师。

孙孝成见田海伤腿的疤痕处已生出瘰管，鼓着脓头，断定其内早有腐骨。又见田海面色苍白，神疲力乏，畏寒肢冷，舌苔白腻，脉沉细，显然是脾肾阳虚，气血亏空到了分数。昨天一跤又摔裂了腿骨，雪上添霜，陈毒新伤，可足够你田海英武的了。孙孝成长长吐出一口气，嘴里念叨，外感六淫，附骨生疽，日久不愈，内腐外裂。他站起来拍了一下田海瘦骨嶙峋的肩膀，耐着性子吧，你俩月出不了这个屋，仨月出不了这台，今年出不了鱼龙湖了。

诊伤治病最要紧的是要断定病根儿的来路，知道了病根儿，才能对症下药，以毒攻毒，寒则温之，热则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对田海的病根儿，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比孙孝成更清楚。几天后，孙孝成对田海的腿病，心里就有八九分的谱了。自古以来，抬进正骨堂的病人多是因了外伤骨裂

或是骨折，敷上几贴龙凤膏保准痊愈。田海这腿可成个自一种了，几十年的老病腿，再添新伤骨裂，必得内服外敷，提腐拔脓，扶正托毒，最后裂骨才能愈合。

田海进到正骨堂的第五天，孙孝成就把第一贴龙凤膏用温水浸透，用拇指在一块白布上仔细地摊匀，然后紧紧裹敷在田海的腿梁上，再用另外一块白布缠牢。当天日落，孙孝成又把一碗凉透的汤药端给了田海，喝下吧，今天是第一副，你得喝满百天。田海端碗的手眼见着就抖了起来，两眼接着就鼓满了泪。孙孝成不再看他，转身走到大药橱旁，提起那杆金星戥子。

常贵自那天从正骨堂出来，就再也没迈进正骨堂的门坎儿。这些天他心里堵得发慌，闷着头为修整正骨堂开始搬运砖瓦、石料。每天都有几条溜子划到正骨堂来，然后有人吆五喝六地卸下青砖、灰瓦、沙石、木料或是脚手架。不长日子，正骨堂的前前后后就堆满了长长短短的东西。三四个被请来的鱼龙湖里很有名的木匠，骑在合围粗的长木上凿着卯榫，挥动的斧头很有节奏地敲出清脆的响声，随着鱼龙湖里刚吐穗的茅花一起随风摇荡。

紧靠田海家鱼塘的土台上，运来了高高两大堆生石灰，几个汉子光着膀子刨出两个大坑，坑边趺着两口大铁锅。常贵吩咐要在这里过石灰。这地方是常贵围着正骨堂趺来趺去大半夜，一脚把一块砖头踢出两丈多远才狠狠地选定了的。一个汉子问常贵，离正骨堂这么远，送灰不费了牛劲儿？

你咸吃萝卜淡操心。

常贵忙天火地张罗的这一切，仿佛没引起孙孝成一丝兴

趣。孙孝成依旧吊着长脸，天不放亮就燃起炉灶，续上柳柴，支起沙锅，为田海熬出早晚两和的汤药。孙孝成一边续柴，一边不停地翻药，一边抬头望着破雾气笼罩着的芦苇荡。

熬到开锅时，田荷像雀儿一样跳了进来，接过孙孝成手里的竹筷，帮孙孝成翻药。孙爷，我又起晚了，罚我多干点儿吧。田荷小手利落嘴也爽脆，孙孝成耳边就像飞来一只金丝雀儿，直唱得他不知不觉地收起长脸，笑得耸肩哈背。田海这头犟驴咋会有这样灵巧的孙女呢！

孙爷，我家塘里的甲鱼又长大了，像碗口了，快能上市了。

噢。

孙爷，等卖了甲鱼，治好了我爷的腿，我到城里的饭店订席，请你和我爷，还有常爷、村长喝酒，要最好的菜，喝最好的酒，我敬你老三大碗。

孙孝成乐了。

当熬好的汤药凉透，炉灶上正好又滚熟一锅米粥。田荷盛上米粥，一手端药，一手端粥走进正骨堂。爷——田荷甜甜地一喊，就把田海喊出两眼的泪，打着旋儿地就要淌下来。这时跟在田荷后头的孙孝成一拉脸，雷一样的声音就滚过来，把田海将要涌出的泪又轰了回去。

快成一把稻草了，省几滴泪吧！有田荷这样的好孙女，你田海这辈子还不知足是咋着！

半个月后，孙孝成为田海换上了第二贴龙凤膏。田海的伤腿明显地油润起来，腿梁上呼呼往外蹿火，血脉上下地涌动，疼痛也轻了许多。这段日子，孙孝成几乎每天都得进一

趟湖，去捉几条鲜活的大蚂蟥，让当天的日头烤干，那每天一副的汤药里不可缺了这味药。孙孝成撑着溜子往湖里一窜，就像进了蒸笼。今年的雨水大，湖水涨了，不少河岸、土台都被没过了头顶。为几条蚂蟥孙孝成总得费上大半天的工夫。七月底八月半，蚊子嘴金钢钻。现在正到了湖里蚊子饿口的时候，见肉就叮，打死不松口。半月下来，孙孝成浑身被叮起密密麻麻的红疱，鲜鲜亮亮流着脓水。痒啊，孙孝成恨不得把身上的皮揭了去。

田海看到孙孝成的样子，嘴里就骂自己，我真该死！

孙孝成听了顶上一句：你要早死二十年，今天我就不受这分罪了。堵得田海照自己脑袋就是一拳。

一天，孙孝成进湖被大雨淋了个精透，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粒米没进，嘴唇烧起一层白泡，把常贵吓出一身冷汗。孙孝成还要强撑着身子进湖，急得田荷呜呜地哭。常贵铁塔一般挡在门口。孙孝成却成了一头红眼牛，一头就拱出去。常贵气得大声喊，我替你去！孙孝成像根本没听见，点起溜子晃晃悠悠进了河汊。常贵心里那个气啊，大声地骂，哥暖，你中了哪门子邪啊！常贵转身看着正骨堂，就下定了狠心，轰走田海这个丧门星，要不家里非出啥乱子不可。

这一天，孙孝成刚刚划着溜子回到正骨堂，天边的黑云就撑着脚地压了过来，一个霹雷把天空撕裂，大雨就泼了下来。孙孝成和田海在正骨堂朝外看着，只见正骨堂屋檐上流下黄浊的泥水，连成一道水帘。田海觉得这雨像要把正骨堂压塌，心里突地猛跳。

大雨足足下了个把小时。

雨停了，田海的心却跳得更响，自己已听得真切。

田荷突然带着一身的泥水扑了进来，话没开口就哭出了声。

爷——甲鱼死了，都死了。爷——孙爷——

孙孝成和田海这才看清田荷手里正提着一只伸长脖子的死甲鱼。

田海差点背过气去，满脑子就像灌进了泥巴汤，一片混沌。

孙孝成跟着田荷跌跌撞撞来到甲鱼塘，孙孝成一看脸就白了。土台上的两堆小山般的生石灰都被雨水冲进了鱼塘，塘里泛起一层白泡，像煮沸了的牛奶，甲鱼露着白白的肚皮漂了一片。

孙孝成疯了一样跑来找找到常贵时，常贵正和村长喝得半醉。常贵还没等站稳，就被孙孝成重重地扇了两个耳光，手里的酒杯咣啷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常贵呆了，打小他从未想过孝成哥身上还有这样刚烈的血性。

当浑身乱颤的孙孝成走近正骨堂时，田海从床上滚落在地上，已爬出正骨堂的门槛。

让我滚吧，老天爷真要报应我，就让我这该死的腿烂掉吧！

混蛋！你给我滚过去！孙孝成吼破了嗓门，双脚跺得泥水飞溅，从今天起，我就把你田海当爹来养着，你给我滚进去。

田海抱着田荷哭成一团。田海双手使劲拍打着正骨堂厚厚的门槛。

这天夜里，当孙孝成瞪着血丝丝的眼睛走进常贵的新屋不多时，便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争吵：

你背着天理呢！

我没背着天理，哥。

你就不怕五雷轰顶？

我不怕。哥，能轰早就轰了，该轰他田海的头顶！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咋就不变成屎拉了，不怕憋破了肚皮。

哥，只要他田海还喘气，我就叫他不要忘了，他这头瘸驴在正骨堂尅过蹶子。

这事轮不着你管！

咋轮不着我管？哥，咋轮不着我管？

你骨子里不是孙家的血脉，就不该管孙家的事。咣唧——似有东西被摔碎。

争吵戛然而停了，停得意想不到。黑夜里的正骨堂一片沉寂。

天没亮，孙孝成划着一条溜子驶向鱼龙湖的早市，溜子上装了满满的鲜藕，还散漫着湿乎乎的腥味。今年鱼龙湖的白莲藕长得喜人的肥实，节长肚鼓溜溜圆。说起鱼龙湖的白莲藕，也是鱼龙湖的一绝，不光鲜脆可口，还比别处的藕多长一个藕孔。有啥风水出啥神仙。这鱼龙湖的白莲藕就是因怪而出了名。自咸丰爷当朝时，就是朝廷的贡品，每年八月十五赏月的大筵上总少不了这道菜。别看能叫皇帝爷稀罕，实

际上做起来又极其简单，把鲜亮的藕瓜用荷叶一包，攥拳头猛捶几下，伸开荷叶，拌上白糖姜丝便成了，名叫金丝白莲。葱葱绿绿的荷叶托着白白生生鲜鲜亮亮的瓜肉，甜香滑嫩，沙沙脆，不出一一点渣儿，吃得人直眨巴眼睛。

孙孝成划着的溜子一到早市，刚露头的太阳便把满溜子鲜藕泼上一层金色，亮闪闪晃人眼睛。

白莲藕上市啦——有人一喊，小商小贩就围了上来，手里提着的秤砣碰秤盘叮当乱响，一会儿工夫尖尖一溜子白莲藕被抢了个精光。

这时孙孝成扯起嗓子一喊，要白莲藕的跟着走，管够。孙孝成点起溜子一走，后面的溜子就跟成了串儿。

绕过正骨堂后面的土台，便看到了那片藕塘。孙孝成朝塘里一指，说谁要谁采，过秤交钱。

哎呀，哪见过这么好的藕塘啊！

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旺毒的太阳，转眼鱼龙湖已被乌云罩得严严实实。小贩们撑起装满鲜藕的溜子刚走，如注的大雨就下了起来，刹那间天地一片白茫茫。大雨中，只见常贵朝这边奔跑。

常贵满脸紫红，张着大嘴喷着酒气，随着一声炸雷，拖泥带水滚进了荷塘，沙哑着嗓子喊，我不是孙家的血脉，我不是孙家的血脉——喊声却被大雨吞没得无声无息。

紧追过来的村长和田荷，跳进塘里扯住常贵往外拖。常贵却像疯牛一样在塘里腾起跌下，急得田荷呜呜地哭喊，常爷，常爷。

雨停后，常贵被抬进正骨堂的台子里，横躺在地上，肚

子滚圆，像吹鼓了的口袋。嘴里还在嘟囔，我……不是孙家的……血脉。

这天傍晚，当孙孝成把一叠厚厚的钞票放到田海面前时，田海已浑身抖得牙关生响，他看了一眼孙孝成那血红的眼睛和眼前的钞票，仰起头死死盯住了那根合围粗的榆木梁头，突然抡起胳膊一拳砸在了自己的腿上，老天爷啊——

外面又起了大风，满湖的芦苇翻腾起一片山响。

进了冬天，常贵挑选了一个太阳红艳的日子，为修整正骨堂开了工。开工的场面搞得十分排场。正骨堂里高高燃起了几炷香，常贵撅着屁股磕了头。请来的戏班子在正骨堂前搭起台子，足足唱了三天三夜，为木匠、泥瓦匠、油漆匠和工头们开的流水席也整整摆了三天三夜。

戏台前是一字排开的酒席，常贵和村长坐在一张桌上，正听得入迷，晃着醉脸，瞧着戏台，端着的酒盅哩哩拉拉往桌上洒酒。

田荷老早就挤出了人堆儿，为常贵娘熬好了香米粥。田荷在给常贵娘喂饭时，就觉得常贵娘今天有些古怪，以往田荷用小勺把米粥送到她的嘴边，她总是含住勺子往外吹气，米粥流出来的多，进得嘴里的少。今日勺儿未到嘴边，常贵娘干瘪的嘴巴就张开等着，像晒皱了的葫芦被鸡啄出的黑洞。以往一碗米粥要喂上大半天，今日一会儿便喝得一个米粒儿没剩。田荷还仿佛看到常贵娘的眼珠在眼皮底下滚了几下。

田荷喂完米粥，转身刚要离开时，身后突然说了话，贵……贵儿，叫闺女帮我扎……灯啊。田荷脊梁骨嗖的一阵麻，

转身看到的情景，把她吓了一跳，常贵娘睁着一双眼睛正看着她呢。

常爷——田荷几乎是跑着扑到了常贵的跟前。常贵一见田荷慌张的样子，心里咯噔一紧，咣啷，手就撞倒了桌上的酒瓶。

就在常贵连滚带爬离开戏台时，台上的锣鼓也陡然停了，人们一下子猜出常贵娘怕是出了啥症候。

正骨堂前一片混乱。

人们正想散去的时候，只见常贵飞也似的蹿上了戏台，整个红醉的脸都在往外放光，冲着台下大喊，正骨堂连唱三天大戏！

常贵喊声的尾头竟有了哭腔，鱼龙湖的人们一下愣了，猜不着究竟出了啥事，叫常贵这么一惊一乍的。

奇了，神了，孙老爷子显灵了，常贵娘能张嘴说话了，能睁眼看路了，晃晃悠悠还能挪动步子了，只是抱着的檀木匣依旧是紧裹着不肯松手。

常贵那个乐啊，又是笑又是哭，傻了一样，趴在正骨堂里不住地磕头。

天完全黑下来，正骨堂里还未燃尽的香柱闪着通红的火头。常贵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来，抬起头时竟是一张泪脸。

常贵愣愣地看着田荷，一对豹眼笑得走了形，把田荷慌得避到了墙根儿，怯怯地喊，常爷。

这一夜田海始终没有进正骨堂。空落的戏台上，吧嗒吧嗒……木拐敲打在地上，这单调的声音直响到天亮。

孙孝成提着那杆金星戥子称了整夜的草药。

常贵娘睁开眼后便不停手地扎起荷灯来，常贵特地为娘买来了五颜六色的蜡光纸。常贵娘每天喝完田荷熬好的米粥，就抱着檀木匣哆嗦着手折啊，叠啊，粘啊，嘴里还混混沌沌地念叨。不长日子，常贵娘便翻着花样儿扎成了一大堆河灯。常贵娘当年是一双绝顶的巧手，直到今日扎成的河灯，还直叫田荷看得眼亮，托在手里稀罕得直眨巴眼睛。老奶奶，你教我吧。田荷冲她喊，她只是轻轻发出一声怪笑。

老天爷阴着脸一连三天西北风，鱼龙湖可真的来了冷天，一些浅水洼里便有了薄薄的冰碴儿，冻得人使劲缩起脖子。到这天清早，田海已喝完了整整一百副汤药。孙孝成从田海的伤腿上揭下了第五贴龙凤膏，清水洗过伤腿又贴上了第六贴。从第一贴膏药到今日，先是散寒拔毒，通行经络，次以行络活血，渗湿补虚，当下正是到了滋养气血、通利关节的时候，眼见着就是整整一个轮回了。孙孝成仔细摸过田海的伤腿，便有了笑容，他这才对治好田海的腿心里真正有了定数。今日孙孝成还要按新配的方子熬制一锅龙凤膏，再让田海敷上一个新的轮回，以柔化筋骨，扶足正气。再耐心地等些日子，你田海就会找到自己的胳膊腿了。正晌刚过，孙孝成就把几十个小药屉摆上了台子。罩着的白布被风吹得不住地抖着花儿，上面仍旧压着那杆金星戥子。孙孝成望着正骨堂，一脸的凝重，眼睛灼亮。

这天，正是老爷子孙恒山的忌日。

算起来正骨堂已被横七竖八的脚手架围裹了个把多月，七八个匠人操弄着手里的家什，都使出了各自的绝活儿，就像精心地修整一座神殿。风呜呜吹过来，浓浓的油漆味儿便

顺着河汊灌满鱼龙湖。

下午，天过早的阴暗下来。正骨堂上叮叮当当的声音齐齐地停了下来，工匠们终于干完了最后一点儿活儿。他们扔掉手中的家什，郑重地点上一支烟，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活路。

正骨堂完工了。

苍老的正骨堂果然又有了当年的艳亮，稳稳地立在鱼龙湖灰冷的傍晚。

常贵站在正骨堂前久久地不肯挪动步子。正骨堂的六根大红木柱，像是给他灰黑的脸面染出了一丝血色，他长长嘘出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猛地拍了一下工头的肩膀，好！开席！

常贵的屋里早已摆好了两大桌酒席，村长和湖里的体面人物老早就围坐在那儿了。很快便响起凶猛的酒令，吆天喝地乱成了一堆，惊起湖里好一阵狗咬。

天到了刹黑，常贵屋里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孙孝成心里那股说不清的烦躁才慢慢遁去。孙孝成燃起灶火，提着那杆金星戥子，要往锅里入药时，却看见了田海那张蜡黄的脸。田海身子微微晃着，像是有话要说。孙孝成望着田海，田海却没有吭声，呆愣了一会儿，哆哆嗦嗦拄着木拐向台子一边颠去，咯吱咯吱……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时，田荷扶着浑身抖糠一样的常贵娘走进正骨堂。只见常贵娘嘴里念叨着，手里紧抱着那个檀木匣。田荷一手扶着她，一手提一个柳条篮子，里面层层叠叠擦满了河灯，红、黄、绿、紫像一篮子盛开的花朵儿。

常贵娘进了正骨堂，交别起双腿就稳稳地坐在了屋正中的地上。她把檀木匣护在怀里，用手在地上比画着，从篮子里拿出河灯，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用河灯摆起了圆圈圈儿。摆好一个圆圈儿，便挪挪屁股紧挨着再摆一个。

天完全黑了，正骨堂里灌进一股酒气，常贵跌跌撞撞地进来，砰一声，被高高的门槛重重地绊了一脚。

常爷。田荷喊了一声，赶忙过来扶住摇晃的常贵。

田荷看到的是常贵那张紫红的脸，连眼睛都红了，但却有晶亮的东西在滚动。

常贵提起盛着河灯的柳条篮子迈出正骨堂时，孙孝成燃起的灶火着得正旺。火苗在常贵的眼睛里跳动着，他觉得满脸火燥，一股热气从心底里腾起，哥啊，我的哥啊！

常贵踉踉跄跄绕过正骨堂，走上了后面的大土台，一股风把他吹了个趔趄。大土台上一垛接一垛的芦苇被风吹得呜呜作响，像一头头受伤的怪兽。

常贵在土台上绕了好半天弯儿，总算来到了那片荷塘。今年冬天似乎比往年冷得多，荷塘里已结了冰，像一个白亮的玉盘，照得常贵眼前明快了许多。常贵的酒劲儿直往上泛，走到塘边时两腿已不再听使唤，画龙一样地走了几步便连人带篮子滚进了荷塘。河灯散落在冰上，被风吹得四处乱窜。常贵伏下身子护住河灯，哆哆嗦嗦地划手里的火柴，老爷子啊，常贵来……来看……看您了。正骨堂你看修得称心……不称心？称心……不称心啊！常贵手里划着的火柴，刚闪出一团光亮，就被西北风冰冷的舌头一下子舔灭，一缕青烟散了，留下的只是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儿。常贵折腾了半天，一

只河灯也没燃着。常贵心里哭了，用手拍打着冰面，老爷子，你也不……不认常贵了吗？老爷子啊……老爷子啊……常贵呆愣愣地念叨着，再次划燃火柴时，果真着了。常贵赶忙燃起了一只河灯。扑啦啦，扑啦啦，河灯在风里使劲抖起血红的火焰。

常贵端着这只河灯又燃起了第二只，第三只……一会儿，常贵四周便是一片跳动的火烛。常贵笑了，笑得灿烂，满脸滚动着血一样的泪珠儿。

突然，风猛地旋过来，燃着的河灯像一群受惊的兔子，蹿向塘岸，引燃了岸边散乱的芦苇。眨眼间几个苇垛便腾起了大火。

啊！常贵一下子被惊得瞪圆了眼睛，用劲儿想站起来，却像没了腿脚，咔嚓，一腚墩了个冰窟窿。

塘岸上的火势，极快地向两边蔓延着，像上下翻腾着爬行的火龙。

坐在正骨堂里的常贵娘，突然浑身一抖，喊了声，贵儿。竟利落地爬起了身子，抱着檀木匣，颤颤晃晃地迈着碎步出了正骨堂。田荷被常贵娘怪异的叫声吓了一跳，扶着常贵娘的手还有些抖，老奶奶，你慢点，慢点，小心脚底下。

田荷扶着常贵娘走近正骨堂后面的台子绕了几个弯儿，迎面便涌过来一片浓浓的烟雾。

常爷！孙爷！爷！田荷被这猛然来的阵势吓哭了，搀着常贵娘慌张地向周围摸索。当俩人碰到一个高高的苇垛时，便再难迈动步子。俩人大口喘着气靠在苇垛上。常贵娘又咳成一团，脸紧抵着怀里的檀木匣。田荷抹了一把眼泪，紧搂住

常贵娘的肩膀，话音还带着哭腔，老奶奶，荷儿不好，让你遭罪。

随着噼里啪啦一片芦节的爆裂声，田荷觉得像是有日头烤红了天，紧接着眼前的一切就有了乱抖的倒影儿，眼见着前面有了暗红的火焰正拧着劲儿地向这边撵了过来。

老奶奶！田荷惊骇得没了人声，拖起常贵娘向后面的一个土堆挪过去。田荷用力过猛，把常贵娘的胳膊拽得猛地一扬。常贵娘抱着的檀木匣滚落在地上。

田荷用尽力气把常贵娘推上土堆。当她转过身来时，眼看火舌就要舔到地上的檀木匣。

田荷慌忙松开常贵娘，冲下土堆，一头朝檀木匣扑了过去。只见田荷的红棉袄一闪便熔进了滚动着的火浪里。也恰在这时旁边的大苇垛一下子翻塌下来，腾起的是一座高高的火垛。

趴在土堆上的常贵娘，呆呆地望着火垛，被烤烫了的老脸上，滚落着两串眼泪。

闺女，闺女啊……她从土堆上滚下，朝火垛爬去……

孙孝成和田海大约是同时看到大火的。孙孝成跑上土台，被大火截堵了去路。田海已摔趴在正骨堂前，傻巴巴张着黑洞样的嘴巴。荷儿，荷儿……那支木拐离他老远，已折成了两截儿。

孙孝成奔到荷塘，却只看到丧家犬一样的常贵。心里咯噔一下就呆愣了。

田荷呢！老娘呢！孙孝成揪住常贵没命地摇晃着，吼声像砖头砸在常贵的头上。

常贵醉劲儿吓飞了，像瘸腿的病牛一样，紧追着孙孝成蹿进了浓浓的烟雾。

救火啊，救火啊！鱼龙湖一下子炸开了，人们呼天喊地从四面拥了来，河汊里溜子乱撞，岸上人喊狗咬，瓢盆桶罐叮叮当当响成了片。

护住正骨堂啊！不知谁高喊了一声，人们才一下子醒过神儿来，呼啦啦把正骨堂团团围住。手脚麻利的小伙儿，已登上了高高的屋脊，把水用绳索一桶桶地提上去，从顶上浇下来。人们又把挨近正骨堂的芦苇垛挪开，留出了一段空地。

当站在屋脊上的人看见正骨堂前台上那跳动的灶火和飘抖的白布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鹰一样扑着胳膊，扯破嗓门喊起来，快救人啊，救常爷！

人们一次次地往里冲，又一次次地退回来。村长跑过来，喊来几个小伙子。村长提起水桶挨着个儿地从头泼下，一个一个灌顶儿，然后朝屁股猛踢一脚：上！小伙子一个个吼叫着蹿上去，却又垂头丧气地退回来。这时村长成了一头斗红了眼的野牛，就要往火里钻。人们死死地把他拽住。

大火一直烧到半夜。

人们寻到田荷和常贵娘被烧焦的尸首是在靠近荷塘的一个烧透了的大苇垛边。俩人靠得很近，都是焦黑的一小堆儿，难以辨清谁是谁了。当人们搬开尸首时，看见一人身底下还有一块未烧尽的红棉袄，这才断定是田荷，怀里紧紧抱着那个檀木匣。让人惊讶的是檀木匣竟丝毫未损，借着未尽的暗火还闪出幽润的光泽。有人想从田荷怀里把檀木匣抽出，拉了几下都没有拉动。

别动！让荷儿抱着吧。孙孝成带着哭腔吼着，双手插进菜花一样翻卷的头发里，双眼涌出的泪水冲洗一片被熏黑的脸膛。

鱼龙湖的女人们都哭了。

这时，但见常贵仰天长叫一声，便瘫软在了地上，像被烤化了的冰坨。

往后的三天里，天阴得更加厚实，风却渐渐小了。鱼龙湖的一群老人抹着眼泪为田荷和常贵娘殓了尸首，一老一小的灵柩并排停放在正骨堂中央，两炷燃起的香火，白烟升腾，在正骨堂幽暗的大木匾上旋着花儿。正骨堂的前脸儿被整块的白布裹了，前檐垂吊着长长的幔帐，六根大木柱也用白布从顶到脚地缠绕起来，只有被风掀起的一角还露出鲜红的油漆。

整个鱼龙湖一片死静。

哭灵——只有村长那嘶哑的喊声断断续续地在鱼龙湖灰冷的上空飘浮……

终于，瓦片一样的雪花从天上压了下来，鱼龙湖下起了今年第一场雪。大约是傍晚时分开始下的，到第二天天放亮还没停下。人们说这是鱼龙湖几十年没曾见过的大雪了。大雪把几天前大火留下来的黑炭遮盖得严严实实，就像这里原本就没有着过火。鱼龙湖变得一片银白。

一阵悲怆的唢呐响过，湖鸟腾空而起，在鱼龙湖的天上盘旋，然后向西方飞去，慢慢消失在茫茫天际。